

卫生员的故事

■王雁翔

字，便会扑入他的眼帘。

3年前，换防上山的第一天，他赶在熄灯前给战友挨个儿做了健康检查。刚回房间，就有一名战士来找他，说头痛。刚到高海拔地区，头痛很常见。杨智杰问了问情况，发现没有其他症状，便给了他一片布洛芬，让他回去吃了休息。

因为有些战士是第一次上山，杨智杰不敢睡，怕出状况。果然，凌晨时分，那名战士又来了，说难受、恶心。刚说完，他就“哇”一声吐了。这是典型的喷射性呕吐！杨智杰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判断他可能是脑水肿，得立即下送。杨智杰赶紧去报告军医。他们一边联系车，一边做应急处理。等把人送到山下的医疗站，检查结果真是脑水肿。好在救治及时，年轻的战士转危为安。

在高原，杨智杰最怕战友出现脑水肿和肺水肿，这两样病若治疗不及时，可能威胁战友的生命。

二

他忽然想起刘老兵来。那是2022年5月，老兵刘万江巡逻回来后，找到他说，两只脚都肿了。跋山涉水往返上百公里，杨智杰以为是走肿了，就用烤灯给他做热疗。半小时后，肿没消，但刘万江说不疼了，休息两天应该会好。第二天一早，杨智杰过去查看他的状况，却发现他不光脚肿得更大，连小腿也开始肿起来。

他赶紧找来军医，两人边治疗边查资料。他们一直忙到下午，却没有半点起色。望着那肿胀的小腿，杨智杰猛然想起山下医院的一位科主任说过，双下肢水肿可能是心衰的表现。

杨智杰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赶紧和军医一起将刘老兵送到了山下医疗站检查。最终，刘老兵被确诊为高原性心脏病。医生说，他不适合在高原工作了。

可刘老兵出院后又上来了，谁也劝不住。他说这是他16年军旅生涯的最后一年了，他舍不得战友，也不想留下遗憾。杨智杰只好平时多关注他的状况。好在刘老兵身体底子好，在山上一直坚持到第二年换防下山，光荣退伍。

看着窗外的光影，杨智杰又想起了卫生员培训学习的那半年时光。他在那里学会了刮痧、针灸、拔火罐。上山

后，面对丰富的医学书籍，他求知若渴。他热爱自己的岗位，想要考取护理资格证，可每到考试时，他总是很忙，走不开。

三

正想着，小张醒了。

杨智杰给他倒了一杯水，问他感觉怎么样。小张接过水说，班长，我感觉好多了。看他有些无聊，杨智杰扫了一眼输液瓶，说：“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

小张有点兴奋，点头说好。这是一个边防老兵的故事。老兵从小就向往军营，尤其向往高原雪山。他有个女朋友，在西安某高校读书。在女友的支持下，老兵如愿参军，上了喀喇昆仑高原。最初那几年，两人感情很好，他每年休假会带她去旅游，他们去了好多地方。

那年，他在山上守防休不了假，女生不理解，与他争吵。老兵说：“我在山上有任务，走不开，你多理解。”

他们本来商量好，等他2020年休假回去，就领证结婚。可那段时间，他在任务区，手机没信号，两人也就联系不上谁。2021年5月，老兵护送病号下山，途中刚到有信号的地方，女生的信息就像雪片似的来了，总共有二三十条。她的最后一条消息说：“我们分手吧。”

他不想耽误她，便没再打扰她，8年的感情就这样画上了句号。

小张听到这里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“为啥不去找她说清楚呢？”

杨智杰扶住被他扯得摇晃的输液瓶，继续讲。

老兵回到山上，每天依旧忙碌着。每到夜晚，他会偷偷流眼泪。后来，战友们知道了，问他当时为什么不跟领导说，哪怕休个短假，回去当面把原委说明白也好。他说：“任务重走不开，大家都没休假，我不能搞特殊……况且说开又能怎么样呢，还是不误人家姑娘了。”

小张默默听着，不说话了。一时间，屋里静极了。杨智杰给他拔了针，说这会儿没事，外头出太阳了，我陪你到外边走走，去红山那里看看野花。

小张穿上棉大衣，跟着杨智杰向红山峡谷走去。

四

离连队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座山，因山体呈棕红色，连队官兵都管它叫红山。

看到砂砾中一簇簇稀疏低矮的小花，小张很惊讶，说这么多野花，我以前咋没发现？杨智杰蹲在一棵叶片像含羞草、绿叶边缘呈紫色、四周有一层针状绒毛的植物前说，这是红景天。“咱们吃的红景天，里边就是它吗？”

杨智杰笑眯眯地说道：“不一定是这种。据说红景天有100多种，大都生长在海拔比较高的雪山上。”

他们又走到了一棵叶片宽厚灰绿、带绒毛、花朵呈白色絮状的植物前。杨智杰告诉小张，这是毛雪莲，说着，又指着一簇紧紧拥在一起的紫色小花说，那朵也是毛雪莲。那天，小张跟着他认识了很多野花。

“这些花长得这么矮小，又跟地面颜色差不多，不留心观察，还真看不到。”小张感叹着。

“动植物跟人一样，只有不断改变自己、适应环境，才能在考验里生存下来。你看，它们几乎没有花茎，贴着地面就开花了。因为高原上植物生长期很短，它们没时间长茎秆，不抓紧开花，大雪严寒一来，就开不了。”

望着面容温和的杨班长，小张欲言又止。

杨智杰接着说道：“你在山上的时间还短。别看现在都是光秃秃的雪山，荒凉贫瘠，咱们这里也有美若仙境的时候。融雪时，峡谷会升起薄雾，缥缈梦幻，像人间仙境一样美呢。”

小张望着远处，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轻声道：“我爸妈想让我退伍，可我舍不得咱们连队。我想留队，还跟大家一起守边防。”

杨智杰听着，没说话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两人坐在山坡上，坐在野花丛里，一时无言。

沉默半晌，小张忽然转脸说：“班长，你刚刚讲的是你自己的故事吧？”

“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跟你一样，愿意跟大家在一起。”杨智杰凝望着脚边一丛开得金灿灿的野菊花。

有风吹来，黄豆粒大的花朵便轻轻摇曳起来。



光与铁

■蔡星祁

在熔炉中淬炼自我
那坚硬的躯壳
似寒冬里的烈火

在高原上屹立，像钢铁
每一根筋骨
都铭刻着铁血的承诺

黎明，那沉默高耸的雪山上
太阳刺破云层
霎时光临倾泻

让光也爬上你的臂膀
用目光点亮座座界碑
每一次敬礼，都是忠诚的宣誓

倒功训练

■李 雷

大地迎面而来，不要慌张
把自己绷成一支钢枪
双手是支撑枪身的脚架

勇敢地扑向大地，直面敌人
无惧寒冷酷热
在拍打中与大地建立联系

倒下的是身体，站起来的是精神
练就钢铁之躯
任何形式的倒下都是进攻
或者反击

情感兵站

眺望，军人的情感故乡

2023年，我第一次踏上青藏高原。出现高原反应时，我感叹这里植被稀疏、氧气稀薄、苦寒寂寥，高原反应好转时，我又觉得蓝天如洗、纵横岭云、月朗风清。

置身雪域高原，在我眼中，祖国边关的壮美雄阔无与伦比。在不同任务点，我看罢“广漠查无穷，孤城四面空”，又忽见“碧水连天天际远，青翼翔云云外高”；我刚为“万仞冰川直耸天”叫绝，又惊叹于“雪尽山青又一奇”……不只是自然的壮美辽阔，我的心也被高原的兵感动着，被高原的故事感染着。

冈仁波齐的雪顶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透出黑白相间的山脉轮廓，像极了那山的筋骨，又似雄鹰振翅腾飞的羽翼。若是下雪，山顶就会出现日星隐耀、云波流淌的奇观。圣湖映照神山，宛如璀璨的蓝宝石。我问一位上等兵，在这里当兵苦不苦？他笑得眼睛弯弯，说：“圣湖那么美，我们不守谁来守？说苦也不苦，我守卫着圣湖，圣湖也守护着我。”

没有湖光山色的地方，景色会单调许多，我以为他们会因很少见到绿色而烦闷，因远离繁华而寂寞，不想他们却总是怀着感恩之心，感谢高原的馈赠。一位乐观开朗的上尉干事说，他每年有一大半的时间在边防，把高原的景象记录下来是他的追求和热爱。他尤爱拍摄星空，那璀璨的银河美到令人惊叹。他说，浩瀚的宇宙让他胸怀广阔，紧握钢枪的哨兵让他倍感安宁。

在普兰，我认识了一位新上任的排长。与我们常见的脸颊黝黑发红的边防战士不同，他有着浓浓的书卷气，面庞也尚未被晒黑。他来自陕西，入军校前曾在高原短暂服役。毕业后，在留西安还是回阿里之间，他也曾犹豫过，可当他想到连队里曾并肩作战的战友、想到生身在边防战士身上的那些令人动容的故事，他毅然回到了高原。

事实上，这样的事在高原屡见不鲜。不少官兵都曾有离开边疆去内地的机会，但很多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高原。在海拔4900多米的边防哨所，有一位二次入伍的战士。他说在退伍的半年里，他无数次梦回军营。最终，在进藏申请书中，他写道：“我愿将自己的青春绽放在祖国最艰苦的地方……”很多官兵都说，在高原当兵，通常是“忍着忍着就干上了，干着干着就爱上了”“来了之后就不舍得走了”。

对于这种坚守，我问过很多官兵原因，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，却又有着近乎相同的信念——那是一种“不能走的责任，不想走的情怀”。青春是多么绚丽，又是多么珍贵，这些年轻的官兵告诉我，他们很庆幸在最好的年华，选择穿上军装，来到边防。他们就像茫茫戈壁上的格桑花，环境越是艰苦，越是绽放出生命的光彩。

高原的兵常年坚守在荒芜寂寥的边关，与孤独为伍，与寂寞相伴。在我

高原的兵

■王明哲

所到的部队，连队中官兵夫妻两地分居比例很高。一位戍边10余年的老兵笑言：“我俩已经习惯了各忙各的了”，说这话时，他将手机中与妻子的合照翻出来给我看。照片中，两人笑得很幸福。“忠诚与奉献，就是只要有危险，我们决不退后半步。”班长小徐告诉我，他晚上也会偷偷想家，然而每次休假回到家，却又很想念连队，常梦到雪山和战友、军马与界碑。

在那里，我还认识了一位新兵，他是西藏阿里人，从小就听曾是农奴的外公讲进藏先遣英雄连的故事。他说，当兵不孤单。在哨所里，大家亲如手足、互相照顾，脏活累活一起干，遇到急难险重任务，班长总是会冲在最前面……在他们的故事中，我感受到了最质朴的温暖、最真挚的情谊。

起初与他们交谈时，我总是有些小心翼翼，因为觉得他们太不容易，怕说错话让他们难受。可随着接触渐深，我越来越感受到他们朴实纯粹的内心，因为简单，所以快乐。虽然他们在缺氧、低气压、强紫外线的环境中生活，但他们的心灵在这离天很近的地方吸饱了氧，他们的信仰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得到了淬炼。

站在国门口岸，湍急的孔雀河从眼前奔腾而过。那一刻，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，什么是“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”，什么是“界碑在我面前，人民在我身后”。

那一刻，我读懂了高原的兵。

戈壁深处守墓人

■刘 辉

们用青春和热血护卫着我们的和平与安宁。

走出墓区，解说员给我们讲起了义务守陵老人王万明的故事。老王今年70多岁，曾经在航天城承包果园、搞养殖业。数十年来，他见证了航天城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巨变。当我国研制的导弹、火箭、卫星、飞船……一个个成功发射升空，他真切感受到了身为中国人的骄傲自豪。老王十分庆幸自己生活在这片沙漠中，能亲眼见证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壮大。同时，他也听说过许多英烈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深深为英雄感动着。于是，他在50岁时作出了一个决定——搬到烈士陵园义务为英烈守墓。这一守，老王就守了将近20年。

当我们来到老王生活的房间时，他正在整理一些资料。眼前这位地地道道的西北农民，脸上布满了岁月风霜。对我们的突然造访，老王显得有些惊讶，露出了稍显腼腆的笑。他言语不多，却句句真挚。他动情地说：“刚建场那阵子，官兵比我们农民还辛苦啊！当时有顺口溜是这么说的：蓝天作帐地当床，黑河边上扎营房，三块石头架口锅，咸菜盐巴就干粮……这话一点不假。”稍后，他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又接着说：“陵园里的老哥、兄弟，从五湖四海过来，最终把生命奉献给了这片荒漠。我怕他们寂寞了、想家了，所以来陪陪他们。”

老王每天都要打扫陵园、擦拭墓碑。特别是在数九寒天，这里的雪一场接着一场，老王就扫了一遍又一遍，扫到自己身上落满了雪，眉毛都结上了冰霜，像个会动的雪人。再冷再累，他也绝对不会让陵园里的墓碑积上雪，他常说这样一句话：“这雪冷得很，我怕英雄

们冻着啊！”

有人笑称他像一位“将军”，每天都在检阅这支特殊的部队。老王很不赞同这种说辞，他说：“我就是来陪陪兄弟们，和他们唠唠嗑。”老王在陵园里对着一座座墓碑说话。他唠得最多的还是神舟号飞船，他告诉他们，哪些航天员去中国空间站了，哪艘飞船安全返回了……老王告诉我们，等他去世了，就让儿子接替自己，“我就是个普通人，为祖国航天事业做不了什么，但我想守护好英雄们，让他们不孤单。”

面对这样一位质朴而真诚的老人，我朝他深深鞠了一躬。他忙将我扶起。在对视中，我看见他的笑眼里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。



长征

第6340期



红旗系列之一（油画，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藏）

陈逸飞作